

於旦而旦志於學者予固得而友之若翁之愛義不容辭故曰今天下靈修幽求之士託跡寓意乃類有取於梅何予嘗卽而求之得五美焉姿凌冰雪貞之固也幾先品彙神之徵也暗香踈影幽而光也林下水邊靜而逸也巡簷之索調昇之需臭味之相宜也故利貞者一其德知幾者尚其神含章者致其幽避地者適其靜臭味相求者崇其實實則用斯精靜則心斯休貞則行斯峻幽則闇斯章神則風斯遠是故君子尚隱德焉翁蓄德而隱者也托跡市廛屏謝聲利幽貞獨復沈幾蘊高日悶悶若無所事焉者然惇典範俗鄉評推挈飲

武廬之敬邑大夫每山之雪梅之號本諸身而徵其子厚積而遠施其殆庶乎君子不虛辱也翁世居下市於予故居爲比隣下市古勝地也宋初井邑未建擇勝者競居之而聶陳二氏代有聞人寔先他姓宅里之表載諸邑乘可考云

### 董氏重修祠堂記

嘉靖丙申歲胥董氏大修祠祠至是始大備標坊坦道重門翼廡幽室崇堂疊庫層樓肅齋淨庖繚垣繩巷諸無弗稱惟祭義疑有不合於古者趣時也祀昉于肇基重遷也配之以父君子者序昭穆備原委也凡族之有



爵者祔章命德也無後者祔哀絕世也主之以宗子者隆宗道也長幼卑尊四時有事于中無弗至者萃渙以貞夫一也嗚呼仁也亦厚矣按董氏家世宋南渡以前惟寒食長率其屬卽四墓下展祭紹興慶元間風雨晦明弗時乃徙墓祭于孝子宮宮逼墓故徙祭于宮云淳祐辛丑祭始有田元至元丙子嘗燬將謀立祠屬時難民無寧居者我明洪武己酉亂輯錫福于民董氏歲祀乃始有祠于茲百五六族指益繁祠日就圯是故易地大備不有待於今祠經始於嘉靖甲申祀乙丙申始告厥成今人談

禘科第文獻足徵焉

之盛者必曰流坑董氏云而莫詳其盛之所始乃往往歸功於堪輿氏所爲卜四墓之吉所致彼所謂堪輿氏者蓋因其祠食楊會云也楊會物上徧天下乃江南卜兆婦姑子父如董氏者豈少哉而榮祿文獻之盛不一再見豈堪輿之術獨神於流坑也耶君子弗之疑也君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人本乎祖也猶草木之根焉根培而元氣暢然後枝葉花實郁郁蓁蓁人見夫枝葉花實郁郁蓁蓁也乃謂是爲沃土所致可乎哉大哉乾元於人爲仁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尊祖者親親之始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知父而不知祖知祖而知



其所始者益寡矣况時當草昧播離饑青震縮人惟救死不贍而董氏日皇皇焉為蒸嘗之計始之為墓祭繼也祭于宮又繼也美哉輪奐品式大備歷十有九世垂五六百年而於敦本之道一德無間即科第榮祿文獻之徵豈足以盡夫枝葉花實之衆且盛哉將必有顏閔周召如文正吳公立德之望者出於其間然後為足以究其盛也昔周禮八百數聖人生焉君子追本於累仁之功而麟趾螽斯之誄詩人乃亦有取於仁厚也耶子友董生燧挾藝上試春官已乃卒業南雍問道于淮揚齊魯間凡三年始歸歸即携其家乘以長者命謁予

記予得追考其盛之所始而亦重有感於文正立德之望焉任祠祀者為十八世孫茂蕃十九世孫復春與佐理之勞者六十有九人名得載于碑陰示勸也

### 湖隱記

里有東湖湖上有丈人劉仲武氏者生於斯長於斯以耕以釣以老其身每興至輒扣舷而歌揚帆而游若有得焉而人莫知其所為而識者謂其逝而有託其隱者乎遂以湖隱自號而人亦以隱稱之焉夫天下之道二隱與顯而已矣謂之隱者以其畜德弗售歛才弗試玉韞珠晦混迹於樵漁畚鍤之間非夫人之蚩蚩貿貿徒



以其樗散於山魚爛於河而遽謂之隱也周之士宇板  
章極矣而記逸民者僅七人焉稽若七人不降不辱即  
降且辱也則言偷行慮放清廢權隱可以易言哉予故  
曰丈人隱者也丈人義直木強而言動衣冠率有古風  
不解爲梔蠟脂膏飾詐以媚世少有汗漬之行如於其  
身若譬株背刺不能一朝居見不可意事輒嗒然長嘯  
外若無所減否可否而中實了了也晚好種樹灌園謂  
可以暢吾贊化之功蓋亦庶幾於不降辱以貶義者歟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有可以顯者斯可隱丈人與  
予先考水雲大夫爲莫逆交予假日嘗過湖上相與歌

以諗自取之道丈人曰子其知予湖隱之意與  
書以記之

### 修東新金斗二橋記

惠故有東新金斗二橋多歷年所廢興之廢涉者病之  
需泥望洋航葦滅頂王政之所惻也惻之而民弗被其  
澤者無他焉不善推其所爲而已耳是故乘輿濟溱洧  
非不惻也君子惠之下是而捐腰犀金錢惠亦陋矣惟  
枉渠因時徒輿俱便有莫知誰之爲惠是之謂政也予  
於是知惠守史子之爲政矣史子惻涉者之病而又惻  
夫民方困於土木天下騷然以戚吾安忍利夫涉者而



重困一方之戚乎不給于民則給于公公帑乏猶吾民  
又况有司之者乎司之者仰給土木之徵旦夕惴惴惟  
方命是懼咨之其誰諾耶即諾也冒嫌以諂勢能未乎  
維需爲民箕歛刑驅宜無弗從即從也歲青椎髓萬民  
魚鱉涉者利不利者百矣是二者皆史子之所惻也義  
者惻之權也權古今輕重之宜而善推之惻斯溥溥斯  
民從史子於是乎不能外義以達夫惻也記曰上好義  
則民莫敢不服未有好義其義不終者也異命孚號一  
倡百和不強于民惟民所歎鈎稽有溥程督有伯不數  
一而二橋告成礮隄覆翠聯筏翼欄通行爲陸氏古

不絕於行史子不知爲惠而民知爲惠耶予故曰

於是知史子之爲政也不然史子豈無乘輿犀金捐以  
惠民使民惠我亦史子之所不靳然非政也政不欲速  
不屑近利和易平實宜民宜人史子稱是予故曰史子  
去爲政矣惠屬學諭溫詩者予鄉而友也以史子意謁  
予爲記以予贈史子同寅知史子爲詳義有不可辭者  
記之史子諱某字某別號鴈峰浙之姚人以進士授行  
人選吏科給事中論進退君子小人爲治亂之幾書上  
皇帝詞欠委謫通州判量移蘇州已乃移索州擢今職  
守惠陽索爲昌黎東坡謫所予嘗樂史子之得其所也



飽飯和詩因以致起居云

良齋記

戴子伯常家世以校籍隸錦衣衛 睿皇帝分封之國也簡世家相衛翼以行而戴氏與焉遂家承天爲承天戴也承天舊有楚臺臺高峻眺望可遠戴子以考命讀書其上暇則引領北嚮瞻雲戀日而賓王之念油然而興乃嘆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遂號楚望蓋卽其地與志而寓意以自勵云辛巳歲冬 今皇上龍飛江漢入網大統徃從封諸臣工咸雲從景附大者鼎養小者柙

後乃遂厭薄舉子業觀願自求以上窺古人身心之學久之若有所得駸駸嚮往也嘉靖庚子召補撫軍從事督獄凡九載是年叙勞績奉 恩例試職戶侯牙璋虎服翱翔於霓旌霜仗之間 天威不遠顏咫尺耳復自嘆曰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楚望之想像失之遠矣易號良齋蓋悟厭止將圖所以報稱者間就余質良義以自淑余曰良之時義大矣哉望者妄也良者止也止其妄而後能良其背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子不見背之爲物乎頑然弗靈似於衆體爲贅也



而五內繫焉百體之津潤以之又不可見山之爲物乎凝然而峙居其所而不遷然草木生而禽獸居寶藏興焉人惟能知其所止也然後內焉而忘夫有我而私意期望之心遣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而感而遂通之用彰以爲臣止於敬以爲子止於孝以從兄止於友以交國人止於信喜怒衰樂視聽言動動罔鉅纖咸惟厥時其道光明而老氏不辱之訓乃其第二義也昔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焉北坊之學未能成之先孟子稱其善變以其知所止也如吾伯常謂非善變者余故與而銘之曰欽歎止利出否終始萬物咸止

夏首連山周道如砥顏勿四愚曾貫一唯未幾寂然上帝臨爾伯常家世出温台其學三變余徃序其高節堂備之

### 一心堂記

皇上纂隆臨極帝載休明寰宇晏謐然兢業之懷猶履苞桑之感雖文教炳燠而武訓不忘昔我 聖祖以京師重地設衛特周隸于司馬者四十有八隸于 天子者十有二若錦衣衛卽周之虎賁秦之衛尉扈乘輿拱闕庭詰姦疏寇又十二衛之密切者也但時際熙洽徒有弓矢之司而弗習其事非盡立衛意也乃俞太保督



帥陸公炳之請命官度地於宣武門外之西偏建闕射  
所俾官校習射其中甚盛舉也既訖事督帥扁其廳曰  
修戎堂曰一心而以一心堂記猥余述焉余乃拜手颺  
言曰嘗聞君者中心也臣者外體也故臣之事君曰致  
身焉夫人臣之所以能不有其身者惟心之一也故心  
貳則身已之身也心一則身君之身也隨在致焉而  
已當其無事則爲元首股肢明良喜起以康熙庶績一  
且有警則爲手足頭目不自知其捍之矣故一心者人  
臣事君之大經也督帥悅禮敦詩以武進士起家恭遇  
皇上簡知殫蓋輸赤夙夜精其學職靡怠茲射所之請

又戒戎士

木

督帥真能一心事君他日督帥射于斯督帥以爲心而官校以督帥之心  
爲心則匪徒習其事而因以釋其義故曰爲人君者以  
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射者各射已之鵠也有事  
于斯者盍亦各射已之鵠乎夫上而君臣一心下而將  
士一心推而億萬人維一心則載櫜弓矢之治未世克  
保矣固知射之習而弗試也作一心堂記

重修養正書院記

福建會城有養正書院在鼇峰烏石兩山之間蓋卽治



平寺舊基而創爲之予實主其議也時予待罪八閩適奉命天下郡縣建小學以養蒙乃於寺東西建小學而建書院於其中使小子有慕成人有造仰體德意而推廣之御史之責也書院長寬凡若干丈周繚以垣垣總爲門顏曰養正昭聖功也門以外左右跨衢爲二緯楔內則東西相向各爲門別小學也又爲重門爲祠祀龜山以下凡有功於聖學者若干人祠後爲堂堂之後爲尊經閣又最後爲射圃圃上爲亭亭前可百步而侯有坊右則臨河橋而爲門所以通禮者之生

祠之左右凡榻釜既無弗備小學則各自爲制亦有有號舍有廳事廳曰習禮曰聽樂曰書笑遵制也經始於嘉靖戊子冬十月而落成於次年春二月朔也乃擇閩士學有行誼者得六十餘人童子之俊秀可教者得百人以修明身心之學爲要不規規於句讀課做也每朔望令諸生率童子習冠祭燕射士相見諸禮於圃登降揖遜濟濟洋洋秩而章也於是環橋門而觀者咸嘖嘖嘆曰不謂復見海濱鄒魯也又慮夫士之無養乃查廢寺之田得五百餘畝歲收其租而諸生廩餼膏楮及塾師之贄皆取於是自是予得代以去今二十年



而書院圯矣養士之田亦莫知其所屬嘉靖庚戌仲冬  
按察副使鎮山朱君衡以督學至乃議興復書院事請  
于巡按元山曾君佩清戎古林沈君寵咸聽其議而各  
出帑贖以成之檄福州知府翁君五倫董其事始于辛  
亥八月再越月而書院一新士亦翩翩來學也曾君屬  
督學介書幣走數千里來京師索予爲記竊謂不同不  
謀事有曠世而相感越數千里而相契者其道同也乃  
申諸君子之意以諭多士曰爾多士知西閩學之由始  
乎昔龜山楊子受學於明道先生爲西閩學之有其道而  
之曠龜山傳而爲豫章羅子再傳而爲西閩也

再傳而爲考亭朱子子子晚年之學其  
其失而嘆曰李先生門下教人每令於靜中以體夫  
怒哀樂未發之中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  
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當時竊好詞章訓詁  
之習蹉跎辜負念之流汗浹背噫道南一脈之微至是  
而發之盡矣夫未發之中非天命之性乎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中卽命命卽性也子思述夫子之微言以上溯  
夫堯舜精一之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允執之功也程  
子曰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  
微曰獨獨者非他也天下之大本也戒懼所以立本也



本立而道生而位育之能事畢矣後世不知求中於未  
發而即事以求乎中卜度擬量密陷於義外之蘖而不  
自知流而爲五霸之假又流而爲記誦詞章之俗於是  
有五霸之辨俗學正學之分正學以希聖也俗學以希  
世也希世之學作而希聖之學亡道南之嘆得不轉而  
爲楊朱之泣也耶書院取義於養正者意蓋如此夫書  
院猶之肆也爾多士其百工乎百工居肆而業荒於嬉  
天下之賤工也其或專事淫巧攻廢公輸之度使後世  
不復見方員之至其與操戈入室毀瓦畫墁者何以異  
非惟有負於文公其有負於諸君子興復之盛心亦多

書院記

復齋記

復齋王子學而弗仕行年五十操脩不怠築環堵之室  
扁之曰復而未得其要他日其子今翰林庶吉士正子  
文炳過予問焉予曰復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不復則乾  
坤毀人不復則心之爲道或幾乎息人於是乎去禽獸  
不遠也人懼不忍自墮於禽獸也於是乎有復之學焉  
然以復者失之者多矣往往索之於善端發見之微而  
以助長爲擴充是何異夫驅牛羊而牧萌蘖也夫萌蘖  
於斧斤之餘即平旦好惡之近其端可考也息之以日



夜潤之以雨露歛神功於寂無回生機於眇忽坤之所  
以善養也故剝之盡矣而繼之以坤有母道焉震則坤  
之長男也人徒見震之一陽爲復而不知震之生於坤  
人徒見震之生於坤而不知坤之所以生乎震者虛靜  
之體成之也至日閉關養母氣以達化機夫子翼易之  
意微矣而又亟稱顏子爲殆庶蓋如愚屢空虛靜之守  
也虛則靈靜則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虛  
靜之照也故善復者求之無不善復者求之有願淵死  
而殆庶之學亡夫子所以重傷之也子嘗以此告諸同  
而未有以爲然者占上 部後進之傑出有

### 仁壽堂記

仁壽堂者甘泉湛先生爲平川刺史乃翁中山公八十  
而書也先生旣爲文祝之矣乃復書此以顏其堂謂將  
以昭仁焉夫仁人之生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不  
已天地之所以恒久也人惟全盡生理期可與天地合  
德合德天地古稱不朽其斯以爲壽乎今山曲海隅之  
老享年八九十者有之乃終身無戶外之譽欲冀君子  
一言之與不可得况今天下稱大老莫如湛先生而念  
菴羅子則海內特行君子也大書顏堂爲序爲銘以仁



公之壽是謂之天下歸仁可也天下歸仁則天下人壽之矣予不識公作何狀第以道義獲交今予刺史君吾見其溫然和也隆然厚也充其然有得也人之評刺史者曰絕類而翁以故辭官歸養視棄二千石如棄斗粟此古人之高致而今之爲父兄者類不樂而公則樂之自六十而七十今八十矣肉腴而外潤神克而體胖童顏鶴髮徜徉於山水之間若仙翁然此豈有累於中者可強而能哉聞公早歲強志盛氣高視一代不屑爲舉子業嘗遊學嶺南聞白沙之風欣然有契於心已轉游金陵江淮間若無一當吾者魏國徐公聞其賢禮而賓之

今太傅師時刺史已登第給事黃門適奉 郊恩

封公如其官公自視歛然不忍以一毫非義加於其鄉而鄉人咸歸德于公公自是稱仁人焉故於其壽也則曰仁壽榮也則曰仁壽榮也子孫之多而賢也則曰仁者之後堂之名謂不足徵乎刺史受學于湛先生之門有年一時門下稱高第無踰刺史故先生知公爲最深念菴太史則刺史同年契友二公之作博哉仁人之言也足以傳世無疑矣丙辰冬十一月刺史偕羅山李都憲前川曾都諫兩湖陳翰博仰齋胡觀察枉子于東臬之上談學屢日出示此卷索予爲記因書以復之刺史



姓郭諱應奎號平川登己丑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例降  
外補淹卹十餘年遷嘉興守循資少待卿相可致乃浩  
然歸急流中勇退人也

復古書院記

學有古今故人有古今治亦有古今欲還古治當求古  
人欲求古人當復古學學之古何所始乎執中一語萬  
世心學之源也中者何也天地之心也人得之而爲人  
之心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天下之大本也本立而天下  
之能事畢矣惟夫不知中之爲未發也索之於念慮探  
之於事爲逐逐焉後於外以襲之而天德王道之幾于

人焉息夫子嘆斯民之鮮能誅小人之無忌憚祖述憲  
章惟先進之是從夫子何慕焉當時及門之徒惟回也  
其庶如愚屢空三月不違其餘至焉者或日或月矐乎  
其後矣夫子沒而微言絕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  
作中庸明堯舜允執之中乃喜怒哀樂未發之謂知喜  
怒哀樂未發之爲中則知中節之和位育之徵皆無爲  
之變化也有宋諸儒乃有以多說淆之惟程伯子曰不  
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又曰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其  
能知能覺者自在知所知所覺與能知能覺不同庶乎  
可以窺未發之蘊吾道南矣令人於靜中以體夫未發



氣象不一再傳而此意遂失自是而降記誦詞章科舉之學盛行於天下而天下欲快志於富貴利達舍是蔑濟陽明先生悼俗學之塗生民也毅然以身犯不韙倡道東南而以良知爲宗蓋良知者未彛之中也不學不慮自知自能故曰良知是未彛之中寂然太公的本體又曰有未彛之中便有彛而中節之和又曰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未彛之中養來有志之士聞風而興者時惟江西爲盛江西之盛惟吉安吉安之盛惟安福故書院之建惟安福有之題曰復古者期有事於古人之學而學焉者也書院在邑治南門外一里許即古

廣址而創之東廓先生力倡其成主之者松溪生也松溪以內翰言事謫官信宜起知安福好古宣教適符東廓始事於某年某月某日訖工於某年某月某日書院凡若干楹層門敞戶複寢崇堂齋舍庖湏凡榻器用無弗備又有田若干畝以資會饌之費會有期司會有長會凡若干人若某等十數輩皆面承良知之教與東廓同游雖所詣有淺深要皆斐然成章而協贊書院之成咸有力焉惟東廓子任道不回老而彌堅文章道德巋然負重望人咸以今之顏子稱之非過也責子爲記凡二十年未有以報茲復責之再四余不敢以不



敏辭謬附所見以諭同志

存齋記

少保殿學徐先生初號少湖邇易以存齋蓋湖以地言志隱顯也存以心言志學則也存之時義大矣哉人各有心心各有所存泛濫於詞章決裂於功利支離於俗學非無所存也而存非其心秦漢而下位育之効不大見於天下者端有由哉是故戒謹恐懼所以存之不睹不聞存斯要矣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才發便屬睹聞不聞曰隱不睹曰微微曰獨莫見其端誠之不可

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存此則自此而發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延平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龜山得之程子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中此道南之訣要也往少保以言事落職延平嘗著學則一編而獨致意於未發之語蓋已先得我心之同然矣知存心而不知未發之爲心者鮮有不失其真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夜氣不足以存則違禽獸不遠程伯子之所以上接夫孔孟之傳蓋本於此惟少保功在社稷道在天下教在後世即其所存與天地並久可也予以此契少保四十年少保之謬信於予猶予之信少保也今老



矣敢忘平生以負久要乎作存齋記

徐公新祠記

徐公嘗爲寧都丞丞之去寧都四十年何民之思之愈久而不忘也已嘗祀公于名宦祠矣病弗專又特建祠於城西南隅祀之專矣又謂地勢弗陽棟宇弗壯未足以崇報功報德之典相率白于郡縣上達于都御史東明范公公曰章往詔來以錫福庶民誰之責也乃檄郡縣出帑金相之民無待於帑金相也捐貲掄材卜勝地得熙熙臺祠焉臺高出塵表公嘗所登嘯處神之也臺祠之百矣肇工於是年九月某日喻月

公峻什倍于前適范公內召之命下匆匆戒行而獨以新祠殘記爲歎乃屬寧令厯監生蘇某生負王某賴某走數百里謁予記予於丞有一日之雅惟茲保障又嘗所睹記其何說之辭往正德辛未閩廣嘯聚之寇以萬計出掠無忌殘毒隣壤是年夏六月取間道由興國抵吾豐民失豫戒多爲賊所掠拷索贖金金不至立殺之肝腦塗地屍橫草野仍以酷旱如焚焦稼作疫民免於兵刃而率以饑疫死者又相枕籍蹂踐旬月括罄竭乃東窺臨之新塗淦得報最早空邑以遁賊至無所獲適趙分守以行部至執之以衛行直搗寧都丞



固知賊之反屠寧都必也繕城蓄銳除噐斂財伏兵張疑  
凡以爲保障所者曲無不備賊至又穠粧優妓演雜劇  
於城樓以亂其志募頑童善泅者十數裸舞於河中且  
呼且罵以激之賊兔驚狼顧低迴喘息私相謂曰此陳  
平六計也不可犯遂棄輜重牛馬偃旗宵遯而民以饑  
疫來告者踵相屬於庭丞設法措賑賑無起予邑父老  
寧之民也危者安饑者食病者愈溼然若在春臺易祠  
於臺豈以臺之名爲足耶祭法曰法施於民祀之  
大災捍人建者祀之寧之惟崇祀乎未然也

未來岫賦也汝無寧如龍速會信劫石康雩興等才  
聞操戈一嚮寧境者誰之賜哉報祀無窮天人之際不  
可誣也昔予令華亭少傳存齋方總角在諸生中予試  
而奇之壬午以詩經第八中應天鄉試矣未及第入爲  
翰林編修官予往賀其宅公卑牧謙退不敢當禮明日  
造謝恂忱不出一語予送之門禮予登堂而後退予嘆  
曰厚哉遐福人也卒以今子累 恩進贈禮部尚書保  
傳殿學皆如之而享追祀之典愈久而益烈謂偶然否  
也少傅父居密勿股肱心膂安社稷以霖雨天下他日  
祭則先河將不特如寧之一邑已耳茲役也主之者東



明范公而贛守胡某寧令陳某實翼其成承委効勞則  
縣丞施某也公名輔字朝威號思復松之華亭人仲子  
名陟亦以進士晉大僕卿其爲尚寶丞及直武英殿中  
舍諸孫授京秩者凡六七人一脉簪纓之盛旁觀宇內  
鮮矣

白竹山堂記

邑城之西吳子學逸歲過而孤鞠於母氏既孩而長既  
長而教婚娶生子卓有成立皆母氏孫孺人之劬勞也  
年二十三而母氏背棄悲號攀慕僅存餘息乃偕仲兄  
槩逸奉葬于五都之白竹山山去邑城二十里而素

此墓墓矣而鬱百工告竣悲感無已賴友勸諭

乃返几筵吊客未罷暇日輒徘徊割裂哀動行追已  
而喪服漸除食指爲累條徃修來童僕且難之也乃構  
室三楹於所居之中卽其堂而顏曰白竹山堂焉蓋將  
志母氏之丘壠若朝夕乎寢處之內也且曰撫我育我  
顧我覆我我無母氏曷有今日於是率其二子稽顙涕  
泣乞余爲記曰先生長者言足爲訓片詞所及豈惟學  
逸借以不朽卽吾子孫咸知所寶而世守之而母氏之  
丘隴將來永有賴矣予以爲聖學不明世教不立故孝  
弟之風無聞人子於親苟知思而慕之則火燃泉達浩



乎難禦是豈能局之以時限之以地哉故里名勝毋迴  
車不入其父名者終身不踐孝子之至性則然也昔者  
先王教民以孝在事祭節文具備欲人之不忘乎親  
也是故以禮而事以禮而葬以禮而祭亦可以為孝矣  
而孝子之心猶未也舉足出言如臨父母而思其笑語  
思其所嗜煮蒿悽愴者將不忘御身之所遇有險有夷  
而致愛致慈何怙何恃之心顧不以夷險而或有間焉  
者也詩曰未言孝思孝思惟則吳子其庶幾乎吳子又  
跪而泣曰吾母氏之為勞而勞苦也惟吾則知之吾之  
不敢忘乎吾母也惟吾則知之吾之名吾堂以志吾思

吾則知之自今而後而往吾之子若孫吾安能  
其知世之心而均之乎不忘吾母氏哉是故開其塋域  
吾常樹而溝之矣後之人豈無觀其林林而伐以為材  
者乎百步之內吾常禁其樵採矣後之人豈無見其荆  
塗而毀以為薪者乎構堂於宮所以為母也後之人又  
豈無不知其義而易以他名者乎是學逸之所懼也予  
又悲而嘆曰嗟夫嗟夫若吳子者其憂思深乎哉其志  
也可哀乎哉雖然吾為子記之使子之子孫誦吾斯文  
當有以知子之心知子之心必能敬子之所敬愛子之  
所愛事亡如存而母氏丘壠將百世有託也矧於其白



竹山堂乎是子攬泣而謝曰今而後吾知未未其有賴矣夫遂以爲記

### 慎菴記

醫士劉慎菴者廬陵之長塘人早業儒已棄而就醫卒以醫名各重士大夫間士大夫有疾惟慎菴是屬屬慎菴無弗應人故咸以慎菴先生稱之一日過予因叩其慎之所以醫士曰小子何敢以號爲哉小子少讀孔子書書有取於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及其弟子記夫子平日所慎惟齋戰與疾疾者人之死生所以寄人之死生者也律有殺人之文念之

然故自業醫來於凡軒岐以下諸書無不讀人之有疾若已行之問焉則切焉望焉惟恐少有所誤而自蹈於殺人之庸是故以慎自勗也予曰若是可以言醫也而於慎之義庸有未悉焉者說文云慎者從心從真故真心爲慎非真不可以爲慎父母惟其疾之憂真故也故里有醫人父母心之諺如保赤子雖不中不遠矣不知真之爲慎而徒皇皇焉未有不思而惑焉者也惑則病已已病而能却人之病者鮮矣劉生再拜謝曰敬聞命矣今而後知真之爲慎也醫士姓劉諱材字仲良以醫學游于邑予試之屢矣雅重之特恐其徂於已



至而不復求進也故進之以真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惟真心而後可以窺軒岐之秘

董氏重修黃山寺檀樾祠記

撫州宜黃之黃山寺蓋自擴源董氏一所創建寺址舊爲菴唐天祐元年萬一塋其考清然于菴後妣孺人蔡氏于菴前之右於是捐何陵塘常稔田一千三百畝地一十四畝魚塘八口火佃三十二戶因月輪和尚住持爲寺守僧年間於所施田分百畝之入奉時祭備董氏來者供應是寺之立爲丘菴計久遠非直崇淨者節觀羨也乃其後萬一君偕其配鄒氏葬寺前右畔其

尚一偕其配吳氏葬楊梅坑仲子尚三葬寺前水

冢坑配楊氏葬北源陳家坑蓋皆其所嗣葬云宜黃

董氏之系流爲三派自清然生萬一萬一生尚一尚三

尚一生仲一仲二尚三生仲五仲一諱金徙居饒之德

興海口仲三諱含世居宜黃仲五諱合徙居樂安之流

坑流坑自宋以前彬彬盛矣至于今代不失顯人御史

時望之孫燧奮志聖賢之學與余爲道義交者三十餘

年今歲夏從南刑部郎致政還上墳墓觀其先世所樹

碑文幾圯滅以聞邦君劉公熙臺劉公慨然許修復而

屬燧請記於余且曰燧入黃山寺蓋重傷余心焉夫丘



墓所在古人嘗慎之矣乃余小子莫務未長先世其可謂為人後耶悲夫余小子之罪深矣夫先公之德俾寺僧安居粒食者數百年而不忘先公之德者僅唐有太虛請文於進士張公頽明有景璽請文於少叅黃公霖以表章其事而歲修忌祭猶勤勤然戒其後不衰乃嘉靖癸巳則有方瀾者鳩心獸行毀我祠碑矣此等不聞於先世而適當于余之躬非余小子之罪哉所幸事聞督學張公撫臺靜峰公明証其罪具載移文中以重世守顧余小子竊祿在外祭掃缺然即歲時忌祭寺僧且怠不修則其後將不復有方瀾者出耶余小子

心焉惟先生嘉言係天下之重願微布石上令寺僧知世先公之德而余董氏後人知先公之所以立寺者為丘墓計久遠傳今日而謂為其後者可無先公之思哉雙江子曰余讀董氏家載至萬一君所創黃山寺事未嘗不掩卷歎也曰嗟乎思深哉其務封塋之固貽謀之臧乎董之興其所由致遠矣昔蘇子瞻以其父明允所愛四板藏浮屠寺中而叮嚀其詞於守者謂天下豈有世父之人蓋以其所同然者感激惟簡以冀不忘也彼猶外飾可移徙耳乃萬一君之所託於浮屠者為丘墓哉夫浮屠雖出家而於其先進猶存長老之稱是其

雙江集卷五 五



於愛敬之心未嘗忘也則安知其寺之僧復無惟簡者  
出以世其守哉又董之後知問學明倫理者亦安知其  
後無子瞻者以叮嚀其詞於浮屠哉此封塋之固萬一  
君之德不藉余言而自足以託不朽也况靜峰張公之  
公移熙臺劉公之立后又足以重世守哉是舉也首其  
事者爲刑部郎越而相與贊成則學博某某國子生某  
庠生某某者彥某某余并紀其名且以見董氏之多賢  
云

小庵然一大變浮夸僭侈崇飾服舍輿馬器用甚  
競鬪許倚權豪爲城社相雄長徐君毓麟乃退然屏息  
儉逸以自頤顏其樓曰養靜而因以養靜爲號樓高出  
闌闔而西北比諸峯溪澗林壑之美不出几席可一覽而  
盡登之則超然物外馳競之情遣貪穢之慮息若有以  
資吾之靜養也大學士徐祐者君之冢嗣嘗游子門間  
以養靜謁予記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欲動情勝凌競於色聲香味之場溺焉爲汚俗  
所染而日喪其真雖賢者不免也迺徐君獨有見於是  
黜華祛靡抱朴尚玄若將離羣以息機遣欲以澄心以



自顧其天年者可易與俗人言哉予蚤歲謝仕家居  
匿山澤二十年栖遲於五嶽雙溪之間虛融幽澹方有  
事於靜學自分以此終焉足矣乃用舉者兩赴  
召命俱有事於兵革時干戈競起南倭北虜相煽爲亂  
折衝於尊俎非予所長而夙夜焦劬以求不負

皇帝寵任之隆則區區犬馬之心也五嶽雙溪之勝每  
形諸夢寐欲求如君屏息於一樓胡可得也君與予伯  
子五嶽大夫相友善予不忍忘先兄之舊雅與君往還  
口之子從子游有年也千里相求義不可辭故記之

養正堂記

樂安鄧君九鼎別號養正乃作堂而以養正題之示  
也易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人惟不知  
正大爲天地之情又不知養正爲作聖之功於是背而  
馳之納邪示誑瀆天彝而斁典常非惟自失其故而貽  
謀不臧弁率其子弟而魑魅魍魎之要皆一念不正之  
所始甚哉正之所繫天下家國治亂之機也吾夫子有  
見於正之所繫爲家國天下治亂之機於是翼易之家  
人而詔之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匪徒詔之以文也又反之於身而責



其一之有未能勉其不足不盡其有餘言顧行行顧言  
慥慥乎君子之貞也其所以養之也至矣是故以一身  
爲天地三綱五常之主其於天下萬世有罔極之恩焉  
六經具在皆養之之具也而天下後世誦其詩讀其書  
而能知所養如鄧君吾見亦罕矣君爲樂安招攜里人  
里當鰲溪之勝陽儀東麓文峯帶水岡迴巒拱水泱川  
溥一峯先生嘗紀其勝而雲適當其處其山川靈秀之  
所會耶惟其當山川靈秀之會故代生偉人如九鼎者  
蚤孤而立毅然守正以昌大其家如立祠以聚後世  
化鄉梓以衛教輸粟助賑以光承

旌表之

子若孫又其肯堂之拳拳也以故其子如珪璋孫如涉  
潢宸章輩皆於古人之學有聞由是觀之則九鼎之所  
養可知矣二三子嘗受學於予友東廡明水念菴之門  
適復從予游間嘗以養正之義質於予予曰夫子於易  
之家人備之矣其曰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養之要也  
其曰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之大  
也二三子無務於其外而忽乎內無取必於其內而忽  
乎身則於養正之義其庶幾乎

水雪堂記



華亭縣堂之後復有堂高明敞邃登者宜之名曰冰雪  
者志清也清者義之執伯夷聖之清者韓子云適於義  
而已或曰令父母之官也父母主愛義若非所先者予  
嘗徵諸天道也雷動風散雨潤日暄生物之仁也冰凝  
雪列艮以止之造化之義也冰雪者義之氣也義所以  
節夫仁耳仁不節則生生之意或幾乎息易曰天地節  
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故當官之法惟  
清爲首吏之清猶處子之貞不貞者縱情不清者罔義  
罔義縱情性則矣天性鑿則心亡心亡則履錯亡心者  
殘廢亂賊之人也皆利亂國疲民

無紀人而獸者也爲民父母而胥於獸害斯甚矣  
義可後於仁哉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如其非  
義一介不以取諸人義之至也義斯仁仁斯惠仁以義  
治政以仁通民以致和官事脩矣則夫暄之潤之散之  
動之者亦冰雪之功也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凜則不  
溫不廉則不惠名堂者其知天平名堂爲誰先宰是鄱  
陽張公宗周公理民廉患有蔽豹公鄉人也後十年亦  
以宰華亭至興廢補漏黜陟丹漆乃重新斯堂而復記  
焉



健江聶先生文集卷六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縉

亦豐今後學蘄春吳鳳瑞校刻

銘一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高公墓誌銘

高僉事歿六十七年暴而不葬至是始克葬之葬之者  
攝縣廬陵學諭江子汜主喪則僉事玄孫高躍也先是  
子不識躍躍聞予傷廼祖之未葬求見于予者甚勤予  
拔而教之禮庠生陳曰且爲之師曰且予友也予痛暴  
骨無所歸廼與曰且商度爲計而顧莫之告也適江子





爲當道遴委攝篆永豐甫兩月廢度振翫民興故余得以暴骨事告之迺江子敏於行越明日介子友陳綸屬子銘僉事墓且報襄事有緒矣予曰神哉子於僉事世之先後邈乎其不相及江子於予地之相去千里而僅交一面乃受命如響若侗在躬夫豈有所強而然哉士有曠世而相感隔千里而相契者神也神者心之生道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所爲而爲焉者也夫惟生道不死於是不忍於其親有歸反藁裡而掩之者不忍於其民有哀無告而掩骼者不忍於其物有以敝帷掩犬馬者是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可運之業

矣死其心者反是雖以其身之手足亦已不能顧也於其親哉不顧其親况於其民而又况於其物哉予於是嘆江子之神應而慶暴骨者之有所歸也故銘其墓凡厥有生寄死歸死無所歸誰執其非偉哉江子

聞藉馳澤及枯骨文王我師 江子孟復號蘖窓抱

奇氣由嘉靖十一年選貢彘身浙之奉化人也僉事公諱安字容靜一都西坪人太公諱璉以易中末樂戊子鄉試授茶陵州學正陞南雄府學教授卒于官時僉事方弱冠迺然奔喪以歸嘗廬墓而學焉服闋南游于楚暨楚反假宿于新淦河渚宅主劉氏患疫甚從者駭



之公曰無恐俄而病者謔曰未豐按察官來無慢也明  
且病且愈歸見先進劉公務務學務學教授友也問曰爾  
欲以商販終而身乎抑尚能爲學舉子業也僉事曰能  
收而試之得其文大喜曰吾故人有了矣正統辛酉果  
以儒士薦于鄉明年壬戌登劉儼榜進士授大理寺右  
寺評事三年底績奉 勅命有歷年既久式克勤慎之  
褒吏部侍郎曹某以清操鳴嘗於其私第建卻金亭維  
時館閣部院能詩文者咸詩文以媚之公獨有曰暮夜  
曾聞卻四無葉間何事怨秋胡夷齊不築南陽宅也得  
十年說丈夫曹公遂毀其亭尋以與留 英宗巡幸駕

得世浙江按察司僉事僉事嘗攝督學政報績于京大  
學秀水呂公贈之以文曰公在兩浙於所當爲者無一  
不盡其心是以吏民懷畏聲譽赫然已乃罷政歸休圖  
書數卷家徒壁立時年三十六也優游林下二十一年  
而卒此蓋公平生大致予嘗聞諸先大夫水雲公及按  
所采事狀適相符公生未樂丙申二月十九日亥時歿  
成化壬辰二月二十五日申時教授君贈文林郎大理  
寺右寺評事母江氏妻曾氏得封孺人教授以上父若  
祖凡二世僉事以下子孫孫子凡五世俱於書法得書  
茲以嘉靖戊戌二月清明舉塋于三都河家嶺祖墳之



右未山丑向寘石以誌

封文林郎丹徒縣知縣五獻公墓誌銘

維茲嘉靖二十年夏六月三日痛惟我伯子五獻中著  
累卒卒之日宗鄙親故咸奔頓馳駭曳履齋咨來哭哭  
速化者疑其疾哭壽者侈其德哭愛敬者頌其禮貧哭  
無告懦哭無植訟哭無質哭族法者謂惡少罔憚哭義  
方者謂家庭罔訓是故巡榻褰衾撫躬執手相嚮而哭  
哭盡哀乃已已迺相與治棺歛併力競慮務致堅美嗟  
嗟兄亡而予然後知兄之德之盛也兄性孝友孩笑以  
前煦煦于予無足言自予出就外傳游于庠試于御北

有官宰華亭守蘇州府息仗苦塊病廢草野坐卧起  
居無行不與無過不規無道義不相勗無欣戚不相關  
所不與者惟予奉 命點馬南畿代巡八閩暨兄出游  
齊魯荆襄間僅數年耳乃兄罔不念念予懷而予寔寐  
亦罔不念兄耽翕無故五十年一日也而謂遽爾凶變  
耶嗟嗟瘡哉予家世以忠厚詩禮相傳始遷雙江於赫  
和祖瑞公繼起歿于王事孝哉澹甫益振其美不有巽  
菴孰丕承祉善述善繼惟我考妣是蓋積德百六七十  
年始歿于予之身已又歿于兄之子靜咸以進士相繼  
起身予由華亭令召補御史貞靜由丹徒令召補給事



中而顯考水雲大夫暨兄又咸以子課稱寢奉 勅賜封封如其子官兩命駢賁三世寵昭人以為華謂前此未豐未有有之自我聶氏始夫福者禍之所倚也平陂徃復予隱憂焉予間以語于兄兄懼且省謂仁可回天孝可末世敬可消沴於是宗廟欽焉喪祭虔焉丘壠飭焉教家以立則直已以標世卹賈以篤親扶弱以匡善守貧以彰義度田均賦約鄉正俗繼六一之絕世復西墅之委骨理文毅荒穢之墳瘞僉憲暴露之喪隆師親友敬老慈幼兄惟仁孝誠敬日孳孳焉翼予為之雖極勞且費無靳也豈謂龍蛇之歲天定勝人人也何尤哉

靜寓京首春殤二子子皆騷骨兄聞之慟慟極而眩而仆已而講喜怒哀樂談而中節一章於致中處殊有發明然皆譖語也予竊疑為不祥迺四月 九廟火火燻天焰諸文武大臣來徐徐靜以巡視 皇城職得論劾乃糾胡給事汝霖數諸文武大臣罪語涉狂妄下 詔獄拷訊不死賴 皇帝聖明青災赦過得抑級黜為建平縣丞道淮揚聞訃奔矣夫禍莫險於犯君變莫慘於背父情莫隱於殤子兄固沈幾焉而莫之為所嗟嗟痛哉先是予荷 皇帝恩會言官推薦錄予於廢補平陽守時予以兄喪淺土迺稽程以需靜靜歸為九月十四



日乃相與卜地得渝洲卜吉得仲冬三日自是幽明懸  
矣嗟嗟痛哉兄諱洪字文備別號五獻鄉人稱爲獻翁  
剛方慷慨大肖吾父少不事家人作業好放鶴馳馬彈  
射談棋月夜每與從兄朴齋橫笛放歌達旦不寐人莫  
測其所爲予早嘗諷之兄笑曰各適其志而已矣無以  
世俗淺瑣局局予也嘉靖十九年十月拜命勅封爲  
文林郎丹徒縣知縣兄嫂張氏封孺人予兄弟六人長  
兄次嵩又次爲豹爲道爲旭爲宥俱出顯妣鄒氏孺人  
嵩以下俱早世生事喪祭永言孝思惟予二人迺茲筑  
筑子鴈斷行鶴原不應嗟先痛予何言予何言兄生已  
亥年九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男二長靜卽刑科給  
事中娶王氏亦以孺人領封次山出李妾少鞠於予妻  
殤華亭男孫棟女孫閨秀例得書石誌壙以徵于遠也  
銘曰渝洲之原竒峯香泉窈焉谷盤不騫不刊鴻漸  
于磐惟君子安

遲鈍先生墓誌銘

嘉靖甲辰膺月念一日先叔遲鈍先生卜塋于禾坑之  
源附考塋也予以分義當誌其墓石况懇予誌墓石先  
生之子琬又拳拳也予乃誌曰先生故家宿儒弱冠居  
師席讀書談道亨蒙家塾于茲五十年矣故予與先兄



五嶽封君暨子諫議姪俱先生朴作刑人也先大夫水雲翁嘗雅敬先生先生亦樂與翁遊與語輒移日不知辭去用是人嗤先生爲呆乃先生亦別號遲鈍所以自狀也先生生而愿慈言不能出諸口舉足縮縮擇地而蹈之求之孔門其子羔之流歟蓋厚有餘而智不足者孔子謂木訥近仁非耶先生與先大夫同高祖高祖卽雙江始祖達和府君也和生敏惠公惠生汝英公英生定傑公先生爲傑公仲子諱徽字巽順生成化七年正月初六日沒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是年荒青糟糠不厭炊冬暄厲大作死者相枕逐至有舉家無

者乃先生亦以是

二十三年亦然不非

配婦母野溪黃氏賢乃

子長卽琬以舉子業

理家溫飽終身先生無

曰嗚呼先生世稱鈍夫

已處世則踈人皆呆之

初

勅封孺人進宜人宋氏墓誌銘

嘉靖乙巳夏六月念一日壬午予妻亡卜地于邑之彭



家嶺鳳形酉山卯向卜吉於臈月廿有四日癸丑嗚呼  
魂游而魄降死者已矣予慟忍銘耶自予妻之亡也內  
政罔鉅纖不自予莫予專即專之雖小弗當也予愈益  
慟憶吾妻之未亡也有助於予多矣而予莫之知妻亡  
而後知之知之而弗銘又誰知而銘之耶乃銘曰妻宋  
氏邑金牛洲丈人瓚翁之女丈人豐姿雅度以臭味與  
先大夫契契乃妯娌婚十年乃字予予十有三年乃予  
中鄉試明年爲正德丁丑中進士第庚辰授華亭縣知  
縣妻從予華亭嘉靖癸未予以例給由得請 封封  
儒人乙酉予被 命 取如京師遣妻歸養妻

已丑予由御史陞蘇州府知府妻從予蘇州辛卯十  
月予不幸聞先大夫訃挈妻東歸甲午六月又不幸遭  
三人之喪妻茹楚病矣庚子以來邊事孔棘 今上  
未廷議起予爲平陽府知府妻早夜矻矻止予行繼之  
以泣曰他人官妻若子衎衎肥而榮者多矣夫子通仕  
籍于茲三十年官中外僅十年備嘗勞辱脫危禍幸而  
不死者數四茲何苦乃必欲以身殉官耶予曰主憂臣  
辱義無所逃也是豈婦人所知哉予遂行而妾適有娠  
者妻憂予仍以娠者之憂壬寅閏月妾孕女女孕而病  
妻保之過勤憂之愈切無何崩犯平陽傳者訛謂平陽



陷妻憂悸時吞聲抱嬰兒泣淚津津弗乾如是者三越  
月而始得予却虜之報憂少解而病之中深矣癸卯予  
轉官副使具疏乞歸歸見妻形存而骨立也無何女蘭  
似又殤割腸之苦骨立而形日槁虛火內燦恠恠作痛  
或時作寒熱飢弗食食少輒吐或竟夜不寐擁衾待旦  
也久之又作喘喘日急醫弗効而死矣嗚呼痛哉方妻  
之歸予也適予家事中落太宜人之焦劬於內理也日  
兢兢惟恐順先大夫之性有所不逮時予以語妻妻毅  
然以身代之太宜人亦信予妻之能代也委之不疑歸  
未五月資裝筐篋諸所有咸易值爲子母之息非白之

暇輒事機杼孳畜蓋藏井若有方雞豚鷄鴨群而臘醢  
鹽醬豉用足而不乏又善釀酒旨而利倍予自是祭以  
時養不失吾父母之歡從師親友饗殮幣帛宗鄙戚舊  
慶吊饋遺得免爲太宜人晚年之累而予亦得以專志  
於學若官妻之功可少哉妻知大義勤儉有心計籌度  
出入節亨而不嗟下逮媵妾僕婢內外之防過於嗃嗃  
則有之曾忍情以寡恩乎筮悅微物不輕畀人乃濟人  
之急徃徃無難色慈幼之性又若得諸天者尤厚故其  
鞠吾從子靜及靜之子棟襁抱煦養長而成之心力備  
至太宜人常稱之曰媳婦之恩於二子也但欠十月之



懷耳靜性受室翼且參祠先大夫命之曰而知而婦母  
恩乎背之不祥故靜於子妻稱曰母而稱其母張孺人  
曰伯母重所養也張素多病妻事事不嫌勞張亦不以  
妻爲事事專而或少嫌妯娌相得四十年如一日曾有  
一語反唇乎先叔之女寡老無所歸歸養於子妻妻安  
之一飲一食無所背其自奉之薄酒不能三行蔬穀僅  
三五筋而止非祭祀及尊者壽惟服澣濯布素即布素  
亦不逐時婦好寬窄短長無忽異制蓋存敬惠慈如妻  
者始無愧於宜人之稱也哉乃不與子偕老年五十八  
而逝下是以勸也夫以進士

官至大夫獲拜 封命進宜人翟冠 正統 天  
關儀茂著婦道式修之褒婦人得此亦榮矣而無足以  
塞子之慟者慟妻以憂勤至死也妻病革前二日子入  
視之猶蓬垢喘翁翁數婢子負簪績子勸之已弗已  
明日莫能興又明日死斷其殘機得帶綿布爲丈者百  
二十奇啓篋笥稽所有尺線寸帛裹襲整整菽麥諸種  
類甕盎封閉無鼠虫齧蝕之跡木頭炭屑有陳積數年  
不用者他物稱是子故曰有助於子多矣妻亡而後知  
之妻平生不植私產於外家亦無所私乃是年春謀之  
靜以四十金買大舅莊齋早田一十二石魚池四畝意



若有所爲也予茲以是業弁留券給宋氏子孫世掌之  
爲外父母修塋祭掃之資蓋推妻之意亦少以慰予之  
慟也妻生戊申九月十四日丑時子二長龍儒學附學  
生負早奉太宜人命鞠先叔之孫而名之次名銳者近  
又鞠族兄傳緒之子女一妻亡踰月而後生名孝姑志  
喪也銘曰婦德靡他詩稱宜人孝敬惠慈厥乃稱情  
天語渙賁泉壤龍靈如悲撰詞用勒斯銘嗟嗟予妻  
殆庶哀榮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 太子

少子 歐陽公墓誌銘

嘉靖壬子春 上虛禮卿位特召泰和歐陽公于憂居

仍聽終制辭不獲以是年冬初至 朝 詔兼翰林院

學士入 內直同勳輔元寮贊密謨皆 殊典也公者

德宿望自慶遭逢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天下方隅

喁然期治平也迺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官 上震

悼不能已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命官護喪營域錄其弟

昱爲國子生 聖皇眷德之隆賢臣始終之遇誠曠視

千古矣然天不憖遺典刑山斗其所繫豈微哉公諱德

崇一字南野先生學者稱之也曾祖滌祖時勉考庸世

有隱德祖考皆以公貴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祖母郭氏張氏贈淑人母蕭氏封太淑人公初娠父母  
咸感異夢幼神穎不群讀書數行俱下九歲以竒童稱  
邑尹延見進退如成人十三爲弟子負督學北郡李公  
大竒之名動三楚二十一舉于鄉開陽明先師講學處  
臺裏糧從之值春試者再皆不赴力踐精思食貧自樂  
癸未舉進士與同年更僕共馬講習舊聞酒食微逐不  
與焉授知六安州至則興教化省追呼絕宴享之供導  
原泉之利憲臣行部不過境不入曰有賢守在歲大饑  
及捐俸倡賑設糜煮藥全活數萬人丁亥擢刑部員外  
郎會輯巨薦公文行哉異特改翰林編修閉門誦讀不

改與訓候

會典編摩獨該核郊祀議起倡者

引公爲助堅不可仍疏請憲章 祖制斟酌成周庶費

省民安禮意不悖壬辰擢南京國子司業日進諸生於  
館下誨以心身之要聞風至者至不能容乃復闢齋宇  
周貧病均勞逸恩義藹然時當事者不相悅迺遷南尚  
寶卿三載遷太僕少卿又改南鴻臚卿值外艱歸服既  
除太淑人踰八袞依依不復出暇則約予及鄒東廓羅  
念菴諸君子周旋于青原梅陂之上相與求未蒞之真  
知究先師之遺旨訢訢若將終身焉丙午以薦起仍舊  
任丁未晉南太常卿尋 召入掌國子祭酒事遂擢禮



部左侍郎寅清風夜簡在 上心已酉改吏部兼翰學  
掌詹事事復 命教庶吉士于翰林公曰是我朝儲相  
基也詎文詞已哉每試暇輒聚一堂考天人之際探理  
亂之原講經綸之畧彘疑擊節士咸知所嚮往庚戌主  
會試黜浮崇雅最號得人是夏太淑人卒 特錫祭葬  
弁祭侍郎公及正位春曹值 二王簡婚 康妃薨逝  
俱禮難沿襲酌今稽古曲盡情文 上嘉納焉 宗人  
既行踰僭日聞廢處高墻供輸浸困且監闕所至橫擾  
公深患之會靖江中尉某當坐公請即所在闢閒宇畧  
秦 封公楷 訓本無

封名迺疏謂親盡則恩當教女歸則養有資請定稱曰  
宗女差給婚資皆聽自便 制皆報可公私善之又竊  
崇陽之封息弋陽之訟酌庶人之糧其大者如此倭夷  
初擾或請命朝鮮移責其酋者公力止曰損威招衆是  
可為耶嘗承 遺監 孝烈皇后喪禮于陵所又代祀  
文廟者一 未明 文聖代拜宮廟祈報蓋屢屢焉  
溫綸下錫至曰太宗伯或稱秩宗而不名卧病初聞即  
命中官賜問公力疾草謝泣曰 聖主待臣以殊禮奚  
能上報耶越數日遂不起距生弘治丙辰五月二日壽  
五十有九配康氏累封淑人子男二餘慶慶太學生紹



慶舉壬子鄉試第二女一側室蕭出孫男三宗符宗翰  
宗發俱邑庠生女三公天性孝愛事父母以色養撫弟  
姪得親之懽兩扶柩歸哀毀骨立太淑人合葬廬墓躬  
勞寢食俱廢平居對妻子無狎容訓戒獲各治恒業居  
鄉創義倉立保伍鄉人賴之與人交傾肺腑相示不爲  
斬絕崖岬亦不翁翁熱遇大政必與僚屬相可否謙虛  
取善即見諸行法有不可屹不爲易每倥偬填委沛然  
應之悉中條理群疑紛集片言立解聽者躍然響應  
制有欽天監既靈靈詩昭格賦以爲音寓規諷詩文  
濟深博不蹈襲前人

將以丙辰年四月二十八日墓公于萬安縣十五都  
宏崖山首庚趾甲之原以銘請于予予惟先師倡道東  
南一時豪傑雲集景從人人自以爲莫公若也先師語  
來學必曰先與崇一論之而公則自視歆然予素遲鈍  
定交四十年辯論啓發寔公是資乃垂晚被 召得侍  
同朝可面相訂正以究此學之實公每病予拘狎不諧  
世而通和濟變予不及公遠矣方慶麗澤而公遽止此  
予何能淑哉悲夫悲夫且天之生賢不數賢矣而會逢  
其際者又不多見公資稟兼人躬逢 聖主方與元臣  
碩輔期翊熙明而天 亟奪之冥理可致詰耶計聞中外



哭者失聲吊者失色蓋非爲一人一家之私也予技淡而銘之曰 聖遠言湮大道斯晦我師奮興主盟命代及門濟濟入室則公獨知妙契覺後包蒙有政大施民用和樂蒞爲文章星虹炳若孤忠一德際我 聖明爰置左右眷莫與京夙夜在公嘉謀入告贊協皋夔周行是好有猷有爲維 國之慎無讐無黨寔世之衡篤生胡艱而奪則速自昔所嗟生民無祿潛帝隱澤衣被既多鴻名茂烈未以不磨卹典賁終 皇恩有赫昭揭儒真考銘玄宅

江夏今蚪山蕭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予友蕭希舜者軒軒奇偉人也自負甚高故其 人多可稱述云君諱韶希舜其字也別號蚪山世家未豐人未豐俗尚氣節尚氣節無能出君右者七歲受學於外祖黃膺徹先生黃先生深器之語其父靜菴公云亢蕭氏宗者非此兒乎其端穎不弄可念也比長學易於西濠陳先生談理摘辭文名籍籍一時陳先生稱之如黃先生嘉靖壬午君以易舉於鄉蜀中程御史名能知人者每堂試輒召君居其間屢試名屢先御史手其文徧夸監司使者曰奇士奇士迨放榜君名第三皆謂御史知人哲也君雖貢士家居邑中稱爲賢者今有疑政



雙江集卷之五  
時造君可否君曰此豈吾分哉遂出館宜春而宜春人亦以爲有賢者寓其郡守縣令亦皆折節下君猶未豐焉君乃杜門講習口不一及公事豐邑田籍多詭今有金君者舉履畝法請君佐已自是邑無病民之賦君與力多焉君素稱秉禮喜以敬讓化族人朔望肅衣冠會良幼習禮於其家族人有爭徃徃趨君求理別其是非莫不心服陽明先生之倡道東南也君初闢之甚力久而潛心致知脫然有悟每悔其覺之晚也君早歲與子及澧州牧劉君希昭約爲會月以三六九日爲期每期約作時義五篇薄暮各携所作至中途出示相可否已

各述其身心所得子倉直能發二人之隱君亦不

輕下人而於予言輒欣然受雖面折其過不送也澧州

嘗云對聶君如質神明令人毛髮俱竦懷慙以歸君長

身玉立抗顏師道以折出其門者率多成名宜春則楊

以誠郭坤皆舉進士其後楊亦爲御史吾豐則陳事慶

宋侍御儀望予從子給舍靜也所以廣厲賢才盛矣不

足以觀君所學哉然君數竒屢試弗第卒就天官選出

今江夏時桂侍御榮按部於楚君同年也聞君當來乃

錯愕曰此下邑何得屈吾賢者耶君治江夏奉職循理

才操爲一時冠軍中丞署其功狀曰素負時名而才優



製錦偶當劇邑而政似烹鮮循良之吏也伊侍御曰常  
極繁之邑而應酬有條撫久疲之民而恩信已洽牧民  
之良也高侍御曰賑濟稽覈而事少冒濫催科適宜而  
民不告勞嗚呼以君受知當道如此即當用孔邇矣顧  
官未及遷一旦溘然以瞑豈不悲夫君配邵孺人將軍  
邵易常女性貞靜事舅姑孝教子孫義御賊獲有恩爲  
婦爲母職罔不舉初君將往江夏孺人屬疾君止之孺  
人曰吾而不行操中饋者誰與遂力疾赴官踰二年遂  
於家未幾而君卒矣孺人哀慕不數年亦卒相之歿  
殉之此豈獨孺人之賢化君之深也乎男三人曰

曰浩君平居時嘗論列一子之能謂澄可家浩可學既  
而浩果領鄉薦澄亦克有其家不墜前烈可謂能知其  
子矣君之先世載隱德八世祖叔勝生崇古生仁  
儉仁儉生思孟思孟生煥珪煥珪生律聲律聲生俊秀  
是爲君父所謂靜菴公者也君母黃氏膺徹先生女靜  
菴公之繼室也希舜之賢啓於哲父孺人之懿成於令  
姑所從來遠矣因序其世系如此云君卒於嘉靖丁未  
九月其葬則已酉九月也孺人以辛亥三月終十二月  
始啓君窆合葬焉墓在永豐之蟾塘銘闕有間矣予素  
知君矣君泯泯無聞乎是予之責也乃據浩所述狀



銘之銘曰抱才謂兮弗獲善任命偃蹇兮徒鬱爾志婦  
從夫兮得所止伐豐石兮將譏君美內之坎兮詔來  
史信予之言兮匪過侈

明故坦菴劉公晉裕墓誌銘

公諱贊字貫裕其先吉水人家世業儒有諱壽甫者以  
避兵徙來豐之西平故來豐西平有劉氏則自壽甫始  
也壽甫生真淑真淑生務學務學跌宕詎諧喜交游有  
豪俠風娶本里郎中李嶽潤妹氏生四子長秉琮次秉  
琮次秉瓚又次秉珪秉琮諱某中來樂戊子鄉試官止  
某縣知縣秉瓚中宣德丙午鄉試春秋魁山龍溪

真定府教授卒于官公為教授豕子謙裕則公之弟

也英妙負才名學憲夏公試而奇之召主洞學為多士  
式公日望以適承郡博之志乃不幸短命死公哀之而  
撫育其二孤恩尤篤至公坦夷真率有雅度樂道人善  
熙熙然飲人以和故人樂從之而其敦孝友重信義則  
天性然也郡縣有艱大務必以屬公公任之無不當上  
意如斷藤峽積寇煽亂公領兵隨本府柳同知徃征之  
寇平給賞銀牌復其家歲青出粟五百石助賑監司旌  
其義榮以冠帶他如捐貲助修恩江橋委修先師禮殿  
及西陽宮文忠歐陽祠咸書績于石鑿鑿可徵也前縣



今強公滿唐公瑤每以賓禮禮公詩簡往來無虛月強  
書云義與利相反公與私異途尚義不尚利以公不以  
私豐人劉貫裕有之唐書云弘廓沉厚士之器局踴通  
浹洽士之才幹具是二者乃可以任重致遠義民貫裕  
兼有焉知言者以二簡爲實錄也一峰先生潛金牛未  
嘗輕與人接公以督修西陽宮至沙溪沙溪去金牛百  
餘里乃獨延語移日語甚洽扁其所居爲粗菴鄉人遂  
以坦菴稱之先生慎許可豈以言色親人者耶公晚年  
不理外事杜門教子手不釋卷與郡守傅五峰十數輩  
俱以昔年結社徜徉詩酒以逸其老子自結髮與公仲

子州伯君相友善公愛州伯故因以愛子每相過輒  
然執子手談古今事可監戒者以爲訓時稱善教子厚  
禮其師友無所愛惜僉以公與先大夫爲首稱天順辛  
亥二月二十日公生于閩岸故名覺沒正德戊辰十二  
月初十日娶城北徐義民攷敏之女宜其家人有相道  
焉子宗源以輸粟拜義官女適雙江口聶環秀再室鄒  
氏生州伯君君諱希昭中嘉靖戊子鄉試授羅山令遷  
澧州守致仕宗源配陳氏生子二長某娶某氏次某娶  
某氏州伯配蕭氏生女一適五石楊某再配陳氏生子  
某聘鍾氏女適岸生湯慶鱣正德庚午某月日公夫婦



合塋于二十都業源之仰天湖子山午向稱吉兆也嘉  
靖壬子春二月州伯君緘書介幣錄傳太守所述事狀  
責予銘予乃繹狀拜而銘之曰古道榛塞執履其坦紛  
以多岐惟公獨簡簡則易從有斐一峰乃扁厥廬一  
語百朋睥如其容載汪其度鄙寬薄敦歸德者慕以  
篤周祜寔生令子與予同游仕學兼美流芳不死可  
死者身業源秘只以求封窮竭過者曳輪讀  
而嘆之曰於世善人其君世之肖子州伯之嚴君乎

從仕

事申楊君汝容墓誌

公自宜德... 業者... 東... 公...

公夾輔四朝功高德懋天道好謙聿昌其世不惟科  
第官爵聯榮濟美而代有聞人如近故工科給事中楊  
汝容者豈啻家庭稱賢哉一時名流咸願交焉君起甲  
科初授行人選補工科給事中未四月遽殞賫志未究  
歛才靡彰抱忠弗殫於戲傷哉夫春秋遣官謁 陵制  
也是年春三月二日予與汝容咸奉 命往偶宿齋同  
舍君偕禮科章給事中過予相與歎世歛歛者久之乃  
時掩口攢眉咯咯作欲吐狀予問之謂喉舌癩生如粟  
噉諸藥罔効昨噉山豆根差可予曰恐虛火上炎未宜  
過服涼劑明日峻禮還又明日復 命再踰日子往視